



谈音乐 / “时光”常常出现在我的音乐中

“时光”是许茹芸情有独钟的词汇。早在2011年，她便举办过“如果时光芸许”巡回演唱会。此次录制《时光音乐会》，节目主旨正好契合了她中意的主题，她也在节目中解锁了户外录制的新体验，而面对翻唱不同风格歌曲的挑战，她则给出了“越陌生，越期待”的音乐态度。

羊城晚报：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参加《时光音乐会》的录制？

许茹芸：“时光”二字对我来说非常浪漫。我自己在2011年的时候做了一张音乐专辑《你听见了我吗？》，专辑概念就是——挑选一些在我成长时光中代表美好的歌曲，像张震岳的《秘密》、王菲的《只爱陌生人》，把它们重新编曲、演唱。包括后面我的一个演唱会，也叫“如果时光芸许”。这次《时光音乐会》正好契合了我喜欢的主题。再来，他们邀请的歌手我都非常喜欢，我很喜欢在翻唱歌曲之余，大家还可以互相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节目形式。

羊城晚报：《时光音乐会》中多是户外场景，这样的录制环境有给你带来新感受吗？

许茹芸：我是第一次在户外录节目，我觉得非常的新奇！托节目的福，我可以感受到张家界这么美丽的风景。录第一期的时候，因为跟大家不太熟，而且我录综艺的经验很少，要这么近距离地唱歌，我真的是紧张到炸掉。但是其他歌手真的都很好，帮我舒缓情绪，我真的很感谢他们。

羊城晚报：每期节目都要演唱

绎其他歌手的经典歌曲，你觉得改编过程中需要克服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是怎么解决的呢？

许茹芸：我觉得编曲的困难，荒井十一老师的感受最深了（笑）。他作为音乐总监，除了要给每一首歌编曲，还要跟每一个歌手沟通。我认为这是一件相当辛苦、相当有挑战性的工作，他做得非常非常好。另外，我很喜欢和音，也很擅长，所以我会和在和弦和演唱风格上跟他讨论，甚至加一些自己的和音到编曲里，我觉得这会跟歌曲更贴近我。这个主意非常棒，每一首歌改编完之后就变成我们的歌了。

羊城晚报：任贤齐、林志炫、孟庭苇、张杰……改编哪位嘉宾的歌最难？

许茹芸：越是遇到和自己风格不同的曲目，对我来说越有趣。这对我不是困扰，反而让我很期待。我自己觉得最有挑战性的是孟庭苇的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，这应该是目前最有挑战性、但是改完我们又最喜欢的歌。

羊城晚报：你的很多歌曲，如《如果云知道》《独角戏》都被反复翻唱，你自己最希望听到哪一首作品被重新演绎？

许茹芸：其实我很希望听到《祝福了》。因为这首歌有点像我音乐历程里的分水岭，对我来说这首歌的意义还挺大的。这首歌非常好听，是伍思凯老师的词曲，我觉得它是一首没有被大家发现的金曲。所以我很希望《祝福了》有一天能够被翻唱，我现在就来许愿，期待第二季能够翻唱这首歌。

谈友情 / 喷香水时就请想起我

除了尽情享受美好音乐，许茹芸录节目中最感珍贵的便是和“时光家族”之间建立的情感。在她眼中，如像家长一般又永远年轻的谭咏麟，小王子一般的林志炫，“钢铁人”张杰，真性情的郁可唯，以及带给大家温暖正能量的凤凰传奇…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质感。

羊城晚报：你感觉这次在《时光音乐会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

许茹芸：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一群很棒的歌手，认识了一个很棒的团队。因为每一次录节目的时间都很长，我们有好几天的时间相处，大家真的成为很家人的朋友。节目中，我多半是聆听的角色，所以我也学到了很多，比如“合适的说话方式”以及“该怎么进入到大家分享的过程中”。

羊城晚报：“时光家族”私下有哪些互动？你与哪位最默契呢？

参加户外音乐综艺《时光音乐会》，将“芸式情歌”唱出新意境

许茹芸：时光二字非常浪漫

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实习生 韦俏羽

出道26年的许茹芸今年47岁了。

1995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《讨好》，第二年便凭借专辑《泪海》和《如果云知道》红遍亚洲。许茹芸用灵动飘渺的“芸式唱腔”将苦情歌唱到极致，也因此成为几代人心中“的情歌天后”。

近期，离开公众视野许久的许茹芸，加盟了由湖南卫视打造的户外音乐综艺《时光音乐会》。节目里，她不仅与同为“时光音乐人”的谭咏麟、林志炫、张杰、凤凰传奇、郁可唯兴致勃勃地改编、翻唱各种时光金曲，还担当了“庄主”听众如何演绎自己的“芸式情歌”。

节目之外，许茹芸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采访，分享她的音乐、朋友、生活和爱情。

许茹芸：我有一点难回答，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。我跟可唯、玲花现在真的是闺蜜姐妹团，分享很多平时的状态，包括保养、美食等。张杰则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，我去看了谢娜和他们的宝贝，他们的宝贝真的太可爱了。大家都很好，我上过很多的节目，能够有这么多的时间相处，然后大家的情感和磁场这么契合的，真的也是第一次。这让我非常地难忘。

羊城晚报：如果要给“时光家族”中每位歌手贴上一个标签的话，分别是什么？

许茹芸：刚刚好，我私底下给每人送了一瓶定制香水。除了打上他们的名字之外，我还送了一句话给他们，正好就是我对他们每个人的感觉：“谭校长：Forever Young”“志炫：The Little Prince”“张杰：Iron Men”“可唯：Follow Your Heart”“玲花：The Power Of Love”“曾毅：The Power Of Love”。这个

香水系列就叫“复刻时光”，也是我们节目的核心思想。我希望他们喷这个香水的时候就能想到我，这是我伴随他们的一个方式。

羊城晚报：节目中，有没有你觉得遗憾的事情？

许茹芸：我没有什么遗憾。唯一的一个心愿是，希望我的很多好朋友能来当飞行嘉宾，就像是Gi-gi（梁咏琪）、吴青峰。我也希望小宋佳有机会能来到节目里，让我好好地表白一下我对她的爱。

谈爱情 / 爱情保鲜的方式就是尊重对方

2014年，39岁的许茹芸与交往仅4个月的韩国老公崔栽诚闪婚，并前往首尔定居。说起丈夫，许茹芸言语中满是甜蜜。许茹芸坦言，这次来录制《时光音乐会》是她和丈夫分开时间最久的一次：“我们每天都会视频通话，就像回到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”。

羊城晚报：你在节目中的服装都非常好看，有什么搭配心得吗？日常有没有保养秘方？

许茹芸：我会根据每一首歌给我的不同感觉来搭配衣服。我对服装、时尚搭配、色彩、饰品这些方面很有兴趣，平常出门的时候也会精心搭配。日常生活中，我懒得化妆，但我会花大把时间来保养皮肤，我很注重基础保养。

羊城晚报：来录节目这么久，平时都用什么方式和丈夫交流呢？

许茹芸：这一次是我跟我老公分开最久的一次，以往我们最多就是分开一个月，这次已经四个月了。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也是异地，且各自有事要忙，所以我老公就跟我讲“没有关系，我们就像回到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”。他也知道我很喜欢唱歌，很喜欢工作，所以他很鼓励我出来工作。现在我们都视频，我还会

“打卡”，比如去录影的中间，我就拍照传给他，让他知道我在干什么。他也会帮我看平时的装扮、造型。我们每天都有很多话讲，讲都讲不完的感觉（笑）。

羊城晚报：结婚8年依然这么甜蜜，有什么爱情保鲜秘籍吗？

许茹芸：关于爱情保鲜的方式，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尊重对方，古人不是讲“相敬如宾”吗？讲的就是尊重，是对彼此的支持。另外，一定要有各自热爱的事情，双方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前进，这是一个共同成长的方式。

羊城晚报：节目中常听你聊到和家人的故事，你认为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，家人给予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？

许茹芸：我父母亲不善于表达，但他们一直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尤其我爸爸，我作的任何事情他都很有支持、信任我，所以我蛮感谢他这一路上给我的空间。我作的任何事情他都很有支持、信任我，所以我蛮感谢他这一路上给我的空间。我作的任何事情他都很有支持、信任我，所以我蛮感谢他这一路上给我的空间。



许茹芸和“时光家族”

E-mail:hdzp@ycwb.com

羊城晚报

花地

考证成瘾

□ 武桂琴

付出了、历练过、收获过、在某一时刻发自肺腑地愉悦过，那一刻就是从尘埃里开花的时刻

花了两年时间考一个注册执业资格证书，比起一众为了职业需求而言的考友来说，自己这个考试没有明确目的，可能是对曾经从事过的职业的致敬，也可能是对既往职业留存着那么一点点不甘心，纯粹是一念之间的决定，然后一个猛子扎进去加入了考证大军。

投入考试的那些时间，是真正正正辛苦，节假日、深夜、周末的清晨，甚至午休的时间都被铺天盖地利用起来，是不折不扣的背水一战。每当对着那科完全自知的专业书啃来啃去，看书的过程犹如在啃石头，艰涩而坚硬，如果不求救专业辅导老师，全凭意志怕是很难坚持下来。好在历时两年，终于考神附体全科通过。

这么威名赫赫的树种却难以独自生存，务必有伴生才能生长。看来，大自然当中，不仅仅只有人类害怕孤独

害怕孤独的热带雨林

□ 王元

早就听说广州的华南植物园有一个人工热带雨林景观，一直没有机会前往。那天一睹芳容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刚进门就被震撼。模拟热带雨林环境的温室门口，箭竹、棕榈、椰子树、扇葵树、炮弹果、猴面包树、王莲、文殊兰、美女蝎尾蕉……

当我看到名为“一剑封喉”的大树时，不禁惊讶。仔细看说明，树的原产地为华南、云南，亚洲南部至东南部；用途为有毒植物、药用。听导游说，这棵树没有毒，毒液藏在木质部，之所以称为“一剑封喉”，就是古人在打仗时为加大杀伤力，把箭头插入这树的木质部，沾染毒液，被这箭头射中必死无疑，其功效犹如剑客的一剑封喉，威力无比。奇怪的是，这么威名赫赫的树种却难以独自生存，务必有伴生才能生长。看来，大自然当中，不仅仅只有人类害怕孤独。

让我感到神奇的还有热带雨林中的绞杀现象。以前在云南看过洞天树，当时只觉得好奇并没有深究原因。在华南植物园温室里再次见到“洞天树”时，确实有些意外。形成这种奇观的是一种生长于热带雨林的细叶榕，这种树气根发达，开始的时候靠攀附一棵大树生长，天长日久，细叶榕的气根伸入大地吸取水和养分，并且越长越粗壮，紧紧围住了原先的大树，原先的大树渐渐失去生

长空间和养分，最终被绞杀，枯萎，细叶榕中间因此形成了空洞。细叶榕这种绞杀功能还产生了许多其它艺术奇观，比如形成壁画、人物画、动物画、树桥等。最奇特的是“独木成林”，因为其它植物都被绞杀了。四会的“小鸟天堂”景观恐怕就是这样形成的吧？忽然听到哗啦啦的流水声，转过弯，近前一看才发现是一处人工瀑布。瀑布周边，各种热带水生植物丛生，在水流中飘飘摇摇，仿佛争奇斗艳。飞流溅在高高低低的植物上，水花四溅，池中水面雾气氤氲缭绕，俨然置身于神秘的热带雨林里。

以前我到过云南的热带雨林，尽管天然热带雨林更壮观，动植物种类更多，但路途遥远，去一次不容易，何况还不能把这么多的奇珍植物集中在有限的空间里。让人在短时间能够领略到大自然的种种神奇，增长各种见识，也许这就是人工热带雨林的好处吧。

这个煎熬的过程，大体能说明艰苦而辛劳甚至于谈不上成就的事为什么也能上瘾。对知识无限汲取的过程是令人着迷的，对时间充分利用的过程是令人着迷的，冷不丁受到启发的时刻是令人着迷的，能够获得自我认可的感受是令人着迷的。毕竟我们在生活中最不缺的就是挫败感，偶尔有那么一次能获得肯定，而这个肯定不是来自于外力，而是来自于自己对它的忠实认识，哪怕萤火之光也是一个小小的亮点。

如果说赌博、毒品之瘾更像是被控制的，那么钻研点什么，一旦上瘾，其中的执着自始至终都是主动性作为，我不辜负时间，时间也从不欺我，在某一个感兴趣的方向投入精力，默默耕耘，让

平平凡凡的日子变得立体饱满起来，付出过、历练过、收获过、在某一时刻发自肺腑地愉悦过，那一刻就是从尘埃里开花的时刻。

总有人执着于某一件事，比如爱好，比如研究，比如在某个领域的不断探索和深入，这种执着被我们归集为热爱。当人走在热爱的道路上，往往没办法忍受空虚、没办法接受放弃，而会始终保持探索的兴趣，在坚持与专注中前行，这就是滋味啊，热爱就是有这么有滋有味的东西，捉住了便再也舍不得放弃。

也许我们总要热爱点什么，总要热爱过什么、坚持过什么，方能获得内心安定，虽千锤百炼，仍热爱这平凡的人生，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。



秋山归暮迟 (国画) □ 李劲堃

12月15日，广东荣得2021年秋季首届艺术品拍卖会将在广东亚洲国际大酒店拉开帷幕。此次拍卖会首拍共推出“荣得之夜”“小品扇

新诗台 名声之外

□ 真真

被贴上好名声标签的人，一旦有点劣迹，总会费尽口舌来欲盖弥彰，虚假与真实本是一对孪生兄弟，它们谁先开口谁就沉默

然而，那些困扰你的事，它不是困扰你的人，它不是人因惑你的困惑，它不是困惑你活在无声处于名声之外

牵面既要老天色，又要看风力走向，还要根据天气变化情况下盐下油，细微的失误也会影响面条的质量

牵面匠

□ 杨德振

在大别山里，“牵面匠”是对专门帮人做面条的师傅的俗称，它同篾匠、瓦匠、木匠、铁匠、油匠、漆匠、裁衣匠一样，是靠手上功夫走村串户、糊口并养家的手艺人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这几种手艺人在农村里非常吃香，不亚于“吃商品粮”和“四个兜”的。

那时候，我父亲二十六七岁，本是大队团委书记，因为家中负担重，孩子多又年幼，他想利用身强力壮的时候多干点活，补贴家用，便辞任回到生产队中参加劳动生产；边挣工分，边自学木匠和瓦匠手艺，自己盖房子，还自制纺织机、风簸机和桌椅板凳等家具，最成功的是“转型”成远近闻名的“牵面匠”。

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，但看到能工巧匠做什么，只要看一回，回来便可以“照葫芦画瓢”，像模像样。他边干边学，不仅自制了烘晒面团的温箱、方竿子、案板等木器用具，还买来一口袋揉面的大土钵子，拿自己开荒种的小麦打成粉子，做起了牵面的“试验”。

牵面的季节，一般是在数九隆冬。早晨四点半左右，天寒地冻，水冷刺骨，上小学的我便被父亲叫醒起来揉面搓面条。这个环节，没有几个人一起协作进行是无法完成的，父亲不想找别人帮忙，以省下工钱。昏暗的柴油灯下，我一边揉面团，一边打瞌睡，直到东方鱼肚白，这道工序才算完成。

盘成细条后，放进大土钵子里，绕成一圈一圈的绳圈，像个电缆线柜似的。这时，父亲就可以一个人慢慢搓揉，他像一极有耐心的搓绳师傅一样，把细条的“绳子”一根一根地绑在两根小竹竿上，再放进大烘箱，发酵和冷藏一两个小时，等太阳出来，再逐一取出来，挂在方竿上逐一拉长。拉拉面条也是一项细活，

快不得，慢不得，要不急不慌，徐徐从之。既要借助太阳光的照射，迅速烘干面条水分，又要借助风力拉力，让面条盐分分布均匀，挂挂筋骨老到，有嚼劲、好吃，又不至于断；所以每天牵面既要老天色，又要看风力走向，还要根据天气变化情况下盐下油，细微的失误也会影响面条的质量。

每次牵面的头一天，父亲会在深夜半夜时冒着寒气出门看一下夜空，实际上是观“天象”：看明天是什么天气、多大风力；大部分时候他观察得很准，但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有时凌晨四点钟搅拌面粉时，天空中还有星星眨眼，可到了上午九点钟却乌云密布，雷电交加。这个时候，父亲焦虑得手足失措，坐立不安，一脸茫然。

一桌好面算是彻底“泡汤”了，扯面时间一过，面团只能烙成大饼吃；而四五十斤面粉的一坨面团，做成大饼，要吃到何时？尤其是那个年代，一桌挂面可是一家过冬的主要储粮，也是招待客人的“高端”主打食品。这样的“事故”发生在自己家里，父亲自责不已；如果是发生在帮助别人家扯面的时候，父亲常常是一整天不吃不喝，最后除了不要工钱外，还要免费帮别人家再做一桌挂面送去，赚不到工夫钱不说，还要倒贴，这对父亲来说，是非常无奈又沮丧的事。

不过，由于父亲厚道诚实，加之手艺越来越精湛，村里的乡亲们都来请父亲做面，一些亲戚不远几十里挑来面粉，请父亲帮忙做面。所以，一到冬季，父亲在村里最忙碌的时候，乡亲们手上积攒多了，到商店里购买面条变得简单和容易，父亲便“失业”了，同其它行业的手艺人一样，父亲的“牵面匠”手艺渐渐荒废，淡出了人们的视野……